

WENHAODE
QIZI



28
文豪的妻子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豪的妻子

都 钟 秀 盛 同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豪的妻子

都钟秀 盛 同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625印张 237,000字 印数: 1—46,5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86·50 定价: 1.45元

出版说明

爱情与事业，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特别是青年兴趣的主题。当我们阅读一部优秀作品时，往往对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生平产生很大的兴趣，甚至对他的家庭、他周围的人们产生很大的兴趣，希望从中挖掘出不朽作品孕育和诞生的秘密，也希望从中发现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楷模。

然而，这种探求并不容易，因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光华往往会遮掩住他身旁的人物的形象，使其变得暗淡、朦胧；更有甚者，研究者出于对伟人的崇拜，出于某种偏见，或出于对某些并不确实的历史材料的轻信，竟会对伟大人物身旁的形象作出歪曲的描绘。舛误迭传，以致形成一种“历史定论”，其实是一种背离史实的谬说。

现在，读者面前站立着三位文豪的妻子：娜·尼·普希金娜，索·安·托尔斯泰娅，安·格·陀思妥也夫斯卡娅。这三位女性，对于作伟人的妻子的甘苦，大概体会最深切了，而后人对她们的评判，又是那样的不公正，竟使她们长时间饮恨于九泉之下。按照以往的“定论”，一位因浮华轻佻而使伟大的丈夫倒在决斗场上；一位莫名其妙地折磨自己那誉满世界的文坛巨擘，以致逼得他在老耄之年孤身出走，最后悲惨地病死在火车站上；一位则默默无闻地陪伴着身患痼疾、

精神颠狂的丈夫，在阴暗的生活中，如同一个飘荡着的苍白的影子……其实，她们的真实形象并非如此，本书中收录的信件、回忆录可以作证。仔细阅读这些珍贵的材料，深入研究这三位文豪妻子的为人，读者是会领悟很多人生道理的。不过，应当说明，这里是研究的新起点，而不是研究的终结。对于某人某事的评论，读者尽可各抒己见。我们相信，讨论、争论只会使人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对于娜·尼·普希金娜的资料和评论，译自伊·奥波多夫斯卡娅和米·杰缅季也夫合著的《Вокруг пушкина》；关于索·安·托尔斯泰娅和安·格·陀思妥也夫斯卡娅的资料和评论，译自Ю·艾亨瓦尔德的《两个妻子》。题目、体例有所改动，内容略有删节。

娜·尼·普希金娜及其姐妹的来往书信原系法文，黑体字为夹杂在其中的俄语，这是当时俄国贵族社会中的一种时髦风尚。

目 录

	娜·尼·普希金娜
3	●珍贵的发现
9	●冈查罗夫一家
17	●无辜的娜塔莎
69	●娜·尼·普希金娜的信件
88	●娜·尼·普希金娜和她的姐妹
135	●叶·尼·冈查罗娃和亚·尼·冈查罗娃的信件
	索·安·托尔斯泰娅
213	●让世人明辨
223	●索·安·托尔斯泰娅回忆录
	安·格·陀思妥也夫斯卡娅
265	●一个刚毅的女性
276	●安·格·陀思妥也夫斯卡娅回忆录（摘录）
333	注释

娜·尼·普希金娜

都钟秀 译

珍贵的发现

与普希金的名字以及他的生活、创作有关的一切东西，不仅使普希金的研究者，同时也使普希金的广大读者极感兴趣。有关他的生平的许多资料，在几十年期间内，被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为了研究伟大诗人的创作遗产，许多专家学者对诗人的浩繁手稿逐字逐句地仔细地进行钻研。人们也很关注与他生平有关的一切事情。普希金在论伏尔泰一文中曾写道：

“我们都喜欢好奇地去研究亲笔写的东西，虽然这不过是账本的片断，或者是写给裁缝的付款条。”

因此，作为对逝去的人们生活的活生生的见证人的书信就比较更有意义，它鲜明地描绘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期望。

1963年，根据国立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的建议，我们开始在国立古代文书档案局研究娜·尼·普希金娜的亲属冈查罗夫家族的档案。资料非常繁多，有一万多种以上，象文件

夹、一捆一捆的信、各种各样的文献、账簿、笔记本等等，都是十七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东西。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寻找有关普希金及其周围人物的新资料。我们认为，诗人结婚后，普希金家和冈查罗夫家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在他们的来往信件中可以找到某些新的、补充现有资料的东西。

但是，有许多研究家已经光顾过这些档案，人们或许要认为，所有的书信资料基本上都被他们看过了，但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们经过长时期的耐心探索，终于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收获。

在冈查罗夫家族的来往信件中，我们发现了未见过的很重要的普希金的信，还有他的妻子娜塔莉娅·尼古拉也夫娜及其两个姐姐叶卡特林娜和亚历山德拉·冈查罗娃的信，这些信都是写给娜·尼·普希金娜的长兄德·尼·查冈罗夫的。

新的普希金的信件——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发现！近几十年来也发现过一些普希金的手迹：在B. 司各脱的书上、维亚泽姆斯基手稿上的边注，《人民教育论丛》和《暴动见闻》的手稿，以及密勒档案馆中的其他手稿。这些东西虽然很有价值，但都不是什么新发现了，因为它们要么有副本，要么已经发表过。因此我们所发现的信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是新的手迹，而且还因为它从来未被人所知。我们新发现的这封信说明了1833年普希金家经济已十分困难，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兄德·尼·冈查罗夫的，他是普希金的书信遗产中又一个新的收信人。

在普希金周围的人们的往来书信中，娜塔莉娅·尼古拉也夫娜的信特别使人感兴趣，至今我们对她的了解还很不确切。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它重新描绘了诗人妻子的形象。这份资料的珍贵性还在于下列原因：众所周知，原来存有娜塔莉娅·尼古拉也夫娜写给丈夫的大约四十封信，这些信先由普希金的后代珍藏着，而后转交给了原鲁勉采夫博物馆（现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处，在二十年代中这些信失踪了。报刊上甚至还有过一些文章企图证明，说普希金妻子的信根本没有存到博物馆。我们也和其他研究者一起寻找过这些信，但是未能找到。然而我们却找到了一份很有意义的文献，证明娜·尼·普希金娜的信原先不仅保存在鲁勉采夫博物馆，而且在1920年还准备用三个印张将其付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表的普希金娜的信（是她在诗人生前写的并谈到了诗人），是反映她的生平的独一无二的原始材料。但它们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有关普希金的生活及其生平的一些详情在同时代人的许多回忆及书信中都谈到过，但迄今还没有见到过他最亲近的人——他妻子的阐述，在普希金的研究工作中也还缺少能说明娜塔莉娅·尼古拉也夫娜对丈夫态度的确凿资料。现在这样的资料有了，她在1836年7月的一封信中那样温暖、亲切地谈到普希金，难道不应当对她重新评价吗？

叶卡特林娜·尼古拉也夫娜和亚历山德拉·尼古拉也夫娜·冈查罗娃的信件也是很重要而有意义的。这些信写于1832至1837年，也是在诗人生前写的，并且绝大部分是两姐妹住在彼得堡普希金家中那一时期写的。在这些信件中，我

们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了乔治·丹特斯妻子的叶卡特林娜·冈查罗娃写的许多信，关于她我们了解甚少。

这些信写得生动自然，信中不仅反映了姐妹俩的生活状况，还多次提到普希金，反映了冈查罗娃姐妹俩对普希金的态度与普希金对她们的态度。其中有许多东西可对诗人的生平事略作确切的补充。例如，1834年诗人曾拜访亚罗波列茨一事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资料；最后的几封信（1836年底到1837年初）则使得我们如同目睹了决斗前所发生的悲惨事件一样。

我们还发现了冈查罗夫家其他成员的许多信件：父母亲——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和尼古拉·阿法纳西也维奇的，兄弟伊万和谢尔盖的。其中许多有意义的片断是第一次在这里发表。

这里所发表的信都是家信，写得生动自然，这是一大优点。

根据这些信看来，普希金与冈查罗夫家的亲属关系显然要比想象的亲密得多，普希金参与德·尼·冈查罗夫与商人乌萨切夫之间的诉讼案就可说明这一点，冈查罗夫全家都关心这个案件。

这些信看起来怎么样呢？其中大部分保存完好，但是有一些看起来很费劲，因为墨迹模糊了。几乎所有的信都是用冈查罗夫家造纸厂出产的浅蓝色的、绿色的、奶油色和白色的信纸写的，一般规格为13×20厘米，但也有大一些或小一些的纸。

除少数信以外（主要是尼古拉·阿法纳西也维奇·冈查

罗夫的信),所有的信都是用法语写的,但其中也常常夹杂一些俄文句子和单词。信中的法语都用得十分标准、完美,冈查罗夫家的人都精通法语。*

大部分信没有签名,因为那时家信是无须签名的。如娜塔莉娅·尼古拉也夫娜写信就从来不签名;她的两个姐姐则很少签名;她的父母通常在信的末尾签上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只有小弟弟谢尔盖·冈查罗夫总是签上全名。

研究这些信花去了很多时间,那些潦草的小字要极为细心才能辨认,一般地看是看不清楚的。特别是叶卡特林娜·冈查罗娃的字更难认,她本人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能看清楚她写的是些什么吗?还有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的字写得既小而又很潦草。最后,没认出来的字句毕竟不多,这些遗漏以及作者的其他见解都做了脚注,旁人在信中的附言都加上了相应的小标题。

许多信都没有标明日期和寄信地点,我们根据信的内容,或通过与其它信作对比来推测而定,用括号标出,在注释中我们说明了确定日期的根据。

用当时的语言写的俄文句子,有时在语法、正字和标点方面还不规范,我们也都将它们不作改变地保留下来了。我们觉得,如果作了修改,它们就失去了自己的色彩和真实性。为了不让这些句子和主要的译文混淆起来,我们将这些俄文句子用黑体字排出。

在法文原文中称呼大部分用“你”,我们在译文中也基本

* 所有的信都是由伊·奥波多夫斯卡娅译成俄语的。

采用这种称呼。

每封信的重要性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认为那些乍一看来没有什么新鲜东西的信也有必要发表，因为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可以作为别的信的补充来反映事件的全貌，同时也可反映时代的风貌和习俗。

在写于普希金生前的信中，那些主要只谈钱财问题的信，本书没有收入。

本书还录用了一些别的研究家已经发表过的冈查罗夫氏档案馆中的信件，这也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事件。

在研究这些信时，为了查找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我们在档案馆中翻阅了大量的经济文献：账簿、收发文簿、清单和证书等等，还翻阅了许多家庭文献：冈查罗夫家孩子们的练习本、笔记本、履历表、出生登记表等等。我们还在国立中央文学档案馆中查看了维亚泽姆斯基家的档案，在俄国文学研究所看了 A·П·阿拉波娃的档案。

因为这本书的读者范围估计比较广泛，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给这些信写个前言，来对这些信进行解释，并介绍信中所提到的人物和情况。

这些前言不可能把所有的信及其作者都解释清楚，但我们认为，它无疑可以说明，哪些是研究普希金的新的珍贵的资料。

冈查罗夫一家

冈查罗夫家族的历史与古老的俄罗斯城市卡卢加紧密相联。早在十七世纪末，在卡卢加的商业户中就有两个有名的“陶器匠”——伊万·杰缅季也维奇·冈查罗夫和他的儿子阿布拉姆·伊万诺维奇，他们开了一家小陶器铺。看来，他们家的姓氏即由此而来（俄文“陶器”一词与“冈查罗夫”同音——译者）。

这两个陶器匠的后代阿法纳西·阿布拉莫维奇·冈查罗夫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他在距卡卢加不远的苏呵德列夫河上开了一家亚麻布厂和一家造纸厂。当时正在兴建俄国海军的彼得一世，在各方面都很优待冈查罗夫，和他有书信往来，派给他外国来的工匠。冈查罗夫见行情不错，就扩大了自己的企业。他家工厂生产的船帆用的亚麻布，畅销国内外。相传，当时整个英国舰队都用“冈查罗夫”家生产的船帆。冈查罗夫特别在战争中发了大财，据阿法纳西·阿布拉莫维奇自己说，曾有三三次为他“下了金雨”。如在 1756——1763 年法国

和英国争夺加拿大、以及后来美国脱离英国时，他都很发了一笔财。后来冈查罗夫又利用了对纸张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他家生产的纸是俄国最好的纸。

在卡卢加地志博物馆中至今还保存着阿法纳西·阿布拉莫维奇的画像，不知名的画家画的是他老年时期的形象，身着天鹅绒长服，手中还拿着彼得一世的信——他非常以这些信而自豪。

彼得一世死后，伊丽莎白继续优待冈查罗夫，她赏给他八级文官的官衔，享有世袭贵族的权利。后来，在1789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特用命令肯定了这一权利，这一命令是给阿法纳西·阿布拉莫维奇的孙子阿法纳西·尼古拉也维奇的，也就是娜·尼·普希金娜的祖父。

有远见的阿法纳西·阿布拉莫维奇不愿让他的子孙拥有这笔财富，晚年时作出决定，把亚麻布工厂和造纸厂及与其毗连的小片地产变为长子继承的不动产，即世代由长子继承，不能分，不能典当，也不能卖。*1778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阿法纳西·阿布拉莫维奇于是立下了遗嘱。这样，波洛特尼亚内归了他的长子尼古拉·阿法纳西也维奇，而后，又归了长孙阿法纳西·尼古拉也维奇·冈查罗夫（1760——1832）。

如果“有才干的”阿法纳西·阿布拉莫维奇生活的目的是积攒千百万财富，那么，他的孙子阿法纳西·尼古拉也维奇（无疑为纪念他的祖父而这样命名，但长得一点也不象祖父）也就“有才干”把它花光，并且死后留下几百万债

* 所有这些产业现名波洛特尼亚内（俄文原意为亚麻布工厂——译者）。

务……

祖父在波洛特尼亚内修建的房子外表并不雅致，现在翻修加高了，内部装饰得很堂皇。在冈查罗夫档案馆中保存着家具、器皿及其他什物的清单，其中提到有青铜制品、镶嵌家具、中国瓷和威尼斯玻璃的支形吊灯，其他餐具以及刻有阿法纳西·尼古拉也维奇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祖传银器等等。现在在卡卢加地志博物馆还可见到波洛特尼亚内的一整套小小的客厅陈设。

庄园不断扩大，山洞、凉亭、塑像装饰着绿荫如盖的小道；建造了暖房，那里甚至可以生长菠萝；还建造了养马场和巨大的练马场。冈查罗夫家生活奢侈，一月之内，几乎欢宴无虚日。每到冬天，他们就住到莫斯科的自家房子里，过着同样豪华的生活。

阿法纳西·尼古拉也维奇娶了纳杰日达·普拉东诺夫娜·穆西娜——普西金娜（1765——1835）为妻，他们只生了一个儿子尼古拉，他们对他十分钟爱。尼古拉·阿法纳西也维奇（1788——1861）秉赋非凡：会写诗，会拉小提琴、大提琴。他继承了曾祖父的才干和进取心，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通晓德语、英语和法语。有意思的是，在他的法国家庭教师中有一个叫布德里的，是马拉^①的亲哥哥，后来在普希金时代成了皇村高等法政学校的法文教授。应该指出，尼古拉·阿法纳西也维奇与冈查罗夫家其他人不同，他的俄语也很好，他给大儿子写信一般用俄语和法语，很少用英语。

1804年尼古拉·冈查罗夫被派往彼得堡外交委员会任职。